

正因为如此多的现代艺术设计的主要意图是支持审美经验，因此有一种将当前的倾向普遍化，将其投射到过去的诱惑。可能有人提议，我们应该以对待很多现代主义艺术的方式去看待所有艺术——作为沉溺于宣称（如对艺术品的形式设计）具有内在固有价值之经验的理由。

当然，这是一种解读艺术审美理论的方式——作为一种要求我们把所有艺术品都当成主要旨在成为审美经验契机的“建议”。当然，这是一种应对我在本文中罗列的那类反例的方法。但是它也使艺术审美理论成为一种极具修正主义色彩的理论。它把艺术家们从未有过的意图强加给我们。事实上，它漠视艺术家的意图，支持鉴赏家随心所欲地使用艺术品的意愿。

照这样看来，艺术审美理论至多成为一种不太可靠的关于使用艺术品的最佳方式的建议。也就是说，它成为一种关于“我们把所有艺术品都当成伟大的现代主义艺术品来对待”的提议——也就是尽情享受关于作品形式的具有内在固有价值之经验的机会。

但这并不是艺术审美理论典型的存在方式。它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是提出一种推荐性的艺术理论，而是作为分类或描述性的理论（尽管它们的材料显然有问题）。然而，当实际的推动变成了概念性的强令，它们显然实际上成为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所有艺术的真正建议，而不是对每一件艺术品的永恒特质的发现。太多曾经的和未来的艺术品并不是以产生审美经验为首要意图而生产

出来的，而艺术审美理论仍然存在。

因此，问题是：这么多英语世界的哲学家如何在像艺术的审美定义那样受到实际挑战的理论中找到希望——一个至多是具有说服力或赞美性的艺术理论却可疑地假扮成一个真正的或分类性的定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家在这里给出了一个有益的回答。艺术审美理论对于英语世界的哲学家来说具有可信性，因为它（不妨说）系统地总结了英语世界哲学家所生存的艺术世界的特定假设。具体说来，该理论反映了消费者/鉴赏家对艺术品的取向——作为当代资本主义艺术世界的休闲商品。艺术审美理论突出了这种跨越所有历史和文化的审美交流的模式。英语世界的艺术哲学家无法看清他自己正在做的事，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文化的一个极具主导地位的艺术实践的一部分——正如水对于鱼来说是无形的——视而不见。因此，我们无法看到为什么英语世界的美学家们不断回到同一个问题以及同样不令人满意的解答。但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家可以提供帮助，并且可以将这一神经官能症导致的麻痹症诊断为一种潜意识中对市场经济试图将艺术品的功能重新规定为一种休闲商品的认同。当英语世界的哲学饱受痛苦之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可以提供治愈方案。

[作者单位：纽约城市大学]

责任编辑：吴子林

来稿须知

根据本刊编辑程序，来稿请一律采用纸质文本，标明统计字数，直接邮寄编辑部收，切勿投寄个人或经他人转递。来稿请附作者身份证姓名、E-mail 地址、联系电话（手机号码）、详细通讯地址及邮政编码，以备刊物与作者联系。作者收到用稿通知，再把电子文本寄责任编辑。